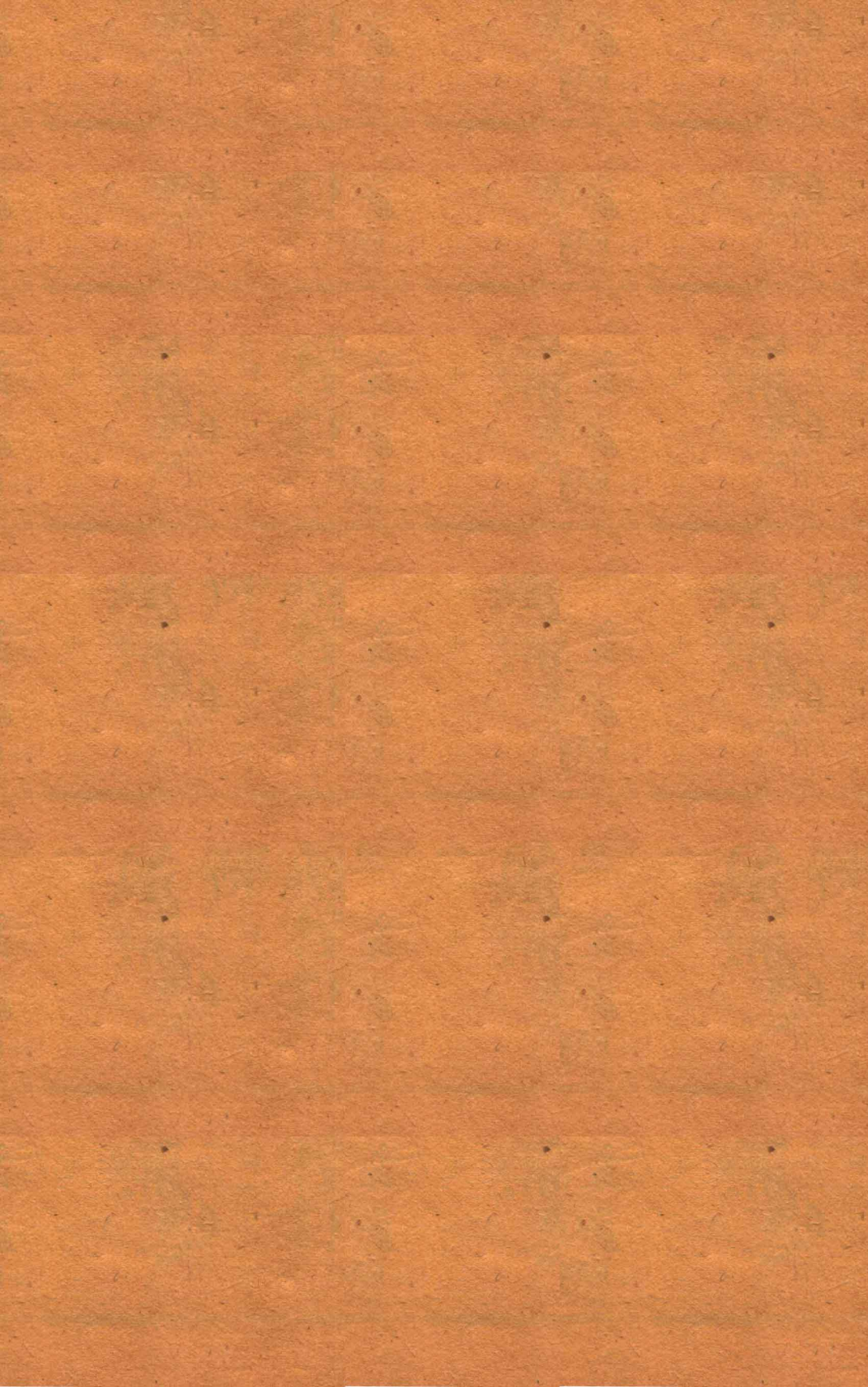




吳氏醫學述第五種

南陽張

機仲景著

武原吳儀洛遵程訂

西昌喻

昌嘉言註

貴湖周學江襟三

參

海昌周廣業廬補

傷寒分經

夏熱全篇

天之六氣春秋各主一氣獨夏月兼主三氣所以夏月之病最繁

且重仲景立證溼渴三種溼者熱病之至極多死少生之候溼者地之溼濁陰之毒也喝者日之喝陽光之毒也夫熱而益之以溼則其中於人也無形與有形相得而不散矣溼而益之以喝則其中於人也無形與有形相得而不散矣動而不解矣天之熱氣下地之溼氣上人在

氣交之中其身體豐沛者更受其困加以醇酒厚味房勞無忌精神昏倦諸病由此而成所以善養生者夏月淡泊獨宿隄防金水二藏勿爲溼熱所乘爲最要也王叔和編次傷寒論提出虛溼喝以爲宜應別論另立篇目後人紛紛有謂叔和採擇金匱之文以補其缺者至於成無己之註釋不過附會叔和序列異氣而不顧仲景立言精蘊不知所謂宜應別論者卽於原論三百九十七法之中摘出顯然可見也虛溼喝三證雖同屬太陽經然皆夏月熱病非傷寒之所有事後人先以傷寒無全書一語橫於胸中况所宗玉皆有所晉以後之僞派其孰從而辨之蓋虛溼喝亦如鼎之三足夏月之病三者爲多見夏月極溼之時極熱之時有極溼熱交蒸之時故太陽經所受之外邪比之冬月傷寒另有此三種時分時合如溼得熱則發黃熱得溼則身重溼熱交熾則致瘧而瘧病中又以溼多

為柔瘧熱多為剛瘧也。仲景於此三證但論其病而不立方。後人以為無方可考。愈不知其證為何證。反見金匱稍載其方。遂以為傷寒於此三種略於金匱矣。不知傷寒論通體皆靈。雖不立方。而方且森然。晷曉如太陽結胸項背強。如柔瘧狀。早已揭瘧病之端矣。太陽風溼相搏。一身盡痛。早已揭瘧病之端矣。太陽發熱口渴。白虎湯之證。早已揭瘧病之端矣。既識其端。要在能竟其緒。為何緒耳。一方之中。有宜於冬。不宜於夏者。有宜於冬。即宜於夏者。皆緒之屬也。霍亂亦夏月之病。故彙此篇之末。有傷寒病。但其脈必發熱。而脈反沉而細。

大陽者。此即名曰瘧。

仲景以瘧溼暍為太陽外感之候。合而名篇蓋

痙爲熱病之最惡而皆爲溼熱之所釀。正從三
氣交動中會其微旨也。唯是病屬太陽卽是營
衛所主。下文剛痙柔痙卽分營衛之例。剛痙如
傷寒柔痙如中風也。然證雖若同藥則不同。此
夏月溼熱所傷之營衛非冬月風寒所傷之營
衛比耳。○痙強也有作痙者傳寫之誤也。成無
己謂痙惡也非強直之謂。病名且失何以辨證。
王冰註內經謂柔痙者謂氣骨皆熱故筋柔而
無力骨強而不舉。明訓痙爲強矣。凡外注內漬

之熱皆足以致瘥。熱深入髓不充於骨則爲骨
強。止從表熱得之則爲經筋之強也。金匱曰瘥
脈按之緊直上下行。脈經曰瘥家其脈伏緊直
上下。而此條則特論夏月瘥病之脈與冬月感
寒之緊及雜證之伏。與堅勁直上直下之象不
同。而但見沉細耳。蓋溼病脈必沉濡。渴病脈必
弦細。扎遲勁直上下非其質也。金匱有爲難治
三字者以夏月脈本洪大今反得沉細之脈則
溼熱之中入正深未易攘除也。

二 太陽病

服辛熱

發汗之過多

者必愈增其熱筋脈得熱則強勁而不柔和或

衣破不更其淫乘虛而滲注關節

因此兩者皆足

致瘧

成無已謂汗多則亡陽亡陽則筋無所養因而

成瘧此十中容有一二其實瘧病不盡然也

三 太陽病

有全似中風

發熱汗出

然風為陽暑亦陽也喝勝則雖汗出不止而卻

不惡寒者名曰柔瘧

與風傷衛之例同也

四 太陽病

有全似傷寒

發熱無汗

但夏月病多不惡寒今

反惡寒者

蓋以寒為陰淫亦陰也淫勝則滲注於經絡而惡寒

名曰剛瘧

與寒傷營之例同也

五

有全似太陽風寒兩傷之

病

喝者上先受之淫喝交勝則

身熱而足

寒頸項強急

其

惡寒

而

時

顯

頭熱

面赤目脈赤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淫上甚為熱也太陽脈足走至頭
淫熱在經湯氣不舒筋脈牽掣故
痰涎壅塞故

卒口噤

太

陽

行

身

之

背

淫

熱

內

外感名

者

者

者

者

者

瘳病也

王海藏謂三陽太陰皆病瘳若背反張則屬太

陽低頭視下手足牽引肘膝相構則屬陽明一

目或左右斜視并一手一足搐搦則屬少陽發

熱脈沉細腹痛則屬太陰各就本位主病引伸

以開豁後人不愧名賢矣惜其於少陰厥陰何

獨遺之靈樞云足少陰之經筋循脊挾脊上至
項與足太陽經合其病在此爲主痠痹及瘧在
外陽病者不能俛在內陰病者不能仰此非少
陰之瘧病乎厥陰肝藏主筋又豈不有風熱過
盛而自傷其筋濡短之強十中常見三四耶○
冬寒春溫以及雜證原各有瘧證而夏月溼暍
所主之瘧尤爲多而難治夏月之病雖仍以傷
寒統之然以溼熱爲主暍亦熱也仲景原文以
瘧溼暍三字名篇何成無已謂重感寒溼變爲

剛瘧重感風溼變為柔瘧耶以夏月之病作冬

月之解悖理甚矣

附瘧病論

素問謂諸瘧項強皆屬於溼是病機

中風重感寒溼則變瘧見太陽中風身必多汗

或衣被不更寒溼內襲或重感天時之寒地氣

之溼因而變瘧是合風寒溼三者以論瘧矣金

匱以瘧溼暘名篇又合熱暑溼三者言之然所

謂柔瘧剛瘧未嘗不兼及風寒且亦云發汗過

多因致瘧見夏月人本多汗尤不可過發其汗

也古今言瘧之書止此後世王海藏論瘧知宗

用金匱桂枝葛根二方。茫不應手。每歸咎於仲
景之未備。不思外感六淫之邪。由太陽而傳六
經。乃自然之行度。邪未盡。傳即不已。故三陽三
陰皆足致瘧。仲景之書。通身手眼。雖未明言其
引而不發之旨。未嘗不躍然心目。如太陽之傳
陽明。項背几几。少陽之頸項強。是知三陽皆有
瘧矣。而三陰豈曰無之。海藏謂三陽太陽陰皆病
瘧。獨不及少陰厥陰。云背反張。屬太陽。低頭視
下。手足牽引。肘膝相構。屬陽明。一目或左或右
斜視。一手一足搐搦。屬少陽。發熱脈沉細。腹痛
屬太陰。以防風當歸湯治太陽陽明發汗過多
而致瘧者。以柴胡加防風湯治少陽陽明發汗後不解
寒熱往來。而成瘧者。雖不及少陰厥陰。然其製
附子散。桂枝白木湯。附子防風散。意原有在。觀
其白木湯下云。上解三陽下安太陰。一種苦心。
無非謂傳入少陰厥陰。必成死證耳。詎知傳經
之邪。如風雨之來。而晝地以限。其不至豈可得
乎。况足少陰厥陰之瘧。不死者亦多。靈樞謂足

少陰之經筋循脊內挾脊上至頂與足太陽筋合其病在此爲主癰瘰及瘰在外陽病者不能俛在內陰病者不能仰是則足少陰之藏與足太陽之府兩相連絡而以不能俛者知爲太陽主外不能仰者知爲少陰主內其辨精矣素問亦謂太陽者一日而主外則陽明少陽之主外從可識矣少陰主內則太陰厥陰之主內從可識矣素問又謂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形容少陰病俛而不能仰之狀更著海藏謂低頭視下肘膝相構正不能仰之陰病反指爲陽明之瘰立言殊有未確亦可見由賢希聖升天之難若不肖者之涉誕則墜淵之易矣卽如小兒之體脆神怯不耐外感壯熱多成瘰病後世妄以驚風立名有四證生八候之鑿說則指瘰病之頭搖手勁者爲驚風之抽搐指瘰病之背卒口噤腳攣急者爲驚風之搐搦指瘰病之背反張者爲驚風之角弓反張幼科翕然宗之病家坦然任之不治外淫之邪反投金石腦麝之

藥于中干死而不悟也。又如新產婦人血舍空。虛外風襲入而成痙病。仲景之所明言。不肖者不顧悖聖。輒稱產後驚風妄投湯藥。亦于中干死而不悟也。噫。可慨也已。

附痙脈論

故體強異於常證。痙脈必異於常脈。是

不可得。况強脈恆雜於陰脈之內。所以沉弦沉緊邪深脈錮難於亟奪。仲景謂脈陰陽俱緊亡陽也。此屬少陰。見非太陽之繁比也。又謂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繁反去者。為欲解。可見痙證之欲解。必繁實之脈轉為微弱。而現劇病之本象。乃可漸返平脈。不遽解也。古今言痙證之及脈者。莫如金匱。然皆片言居要。非深明傷寒比類互推之法。茫不知其立言之意。故因論痙病而并及痙脈焉。其曰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名曰痙。為難治。以發熱為太陽證。沉細為少陰脈。陽病而得陰脈。故難治也。難治初非不治。仲景治發熱脈沉。原有麻黃附

子細辛之法。正當比列。用之設。仍用太陽之桂枝。葛根二方。則立剷孤陽之根。真不治矣。以少陰所藏者精。所宅者神。精者陰也。神者陽也。凡見微脈。卽陽之微。見細脈。卽陰之細。微則易於亡陽。細則易於亡陰。此其所以難治也。故病傳厥陰。而少陰之精神未虧。卽無死證。其厥逆下利。煩躁。脈微而死。者。究竟以厥陰而累少陰之絕耳。此脈中之真消息。凡病皆然。不但爲瘵脈之金鍼也。其曰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凡凡脈反沉遲。此爲瘵。雖亦陽證。陰脈而遲。與微細大寸口者。其來遲遲。是營血不能榮養筋脈而成瘵。但取益陰生津。以和筋脈。而不與少陰同法矣。兩證之夾陰脈。其辨如此。其引脈經云。瘵家其脈伏堅直上下而復。以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互發其義。明伏非伏藏之伏。按之可得。卽所謂沉也。堅非漫無着落。卽緊如弦。不爲指撓邪氣堅實也。直上下行者。督脈與足太陽合行於

春裏太陽邪盛督脈亦顯其盛緣督脈行身之背任脈行身之前如天地子午之位居南北之中故其脈見則直上直下脈經謂直上下行者督脈也見之則大人癰小兒癰者是也惟其夾於沉脈之內重按始得所以病癰癰及瘰有非陽病可比若舉指即是直上直下則病為陽狂其證登高逾垣身力且倍平昔何至舉指若是耶瘰瘰陰脈之似陽其辨又如如此然在傷寒誤發少陰汗者必動其血為下厥上竭亡陰而發治而瘰病之誤發其汗者必動其汗淫淫淫乃外受之陰邪非身中陰血之比但所動之陽奔入淫中為淫所沒而成瘰頂之內即是亡陽之變證仲景曰其脈如蛇不言其證然未發汗之先已見惡寒頭搖口噤背張胸脅振寒陽之欲亡則發汗以後肉瞤筋惕舌卷囊縮背曲肩垂項似拔腰似折頸筋相攣四末逆冷皆瘰病之所畢具不待言矣第因發汗而動下焦之淫又出發汗逼令真陽脫入淫中是則多汗亡陽

之外更添亡陽一證。所以形容其脈如蛇。言脫
出之陽本急疾。親上輕矯若龍。為溼之遲滯所
紐。則如蛇行之象。儘力奔逃。究竟不能奮飛也。
此脈之至。變義之至精。而從來未解者也。更有
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瘕之文。
不敘病之原委。突云欲解。如禪家中偈。令人何
處下參耶。試一參之。妙不容言矣。蓋傷寒傳至
厥陰。有欲解者。有過經不解者。此之由欲解之
證。復出不解之脈。始謂經傳厥陰。其經已盡。解
與不解。辨其脈證而可知也。欲解之證。厥陰之
邪。必傳脾土。尅其所勝。腹當為之暴脹。本內經
厥陰在臍。民病腹脹之義。以論證。亦見厥陰不
再傳太陽。而但轉太陰。邪欲解耳。解則其脈必
見微浮。何以知之。於傷寒厥陰中風脈微浮。為
欲愈。不浮為未愈。而知之也。若脈仍陰象。反見
沉弦。必自病其筋脈。而拘急成瘕。亦如過經之
例。未可定其解期矣。至於論治。六經皆有成法。
金匱但取太陽二方。陽明一方。為例。而厥陰之

筋脈自病。又必少陰之陽虛。不能柔養筋脈。所致。所以脈反沉弦。此當用溫。以救其陽也。傷寒厥陰亡陽。必顯內拘急之證。內拘急者。卽靈樞在內者。陰病不能仰之奧旨。故知少陰主內。厥陰之用溫。仍從少陰溫之也。又厥陰下利。腹脹滿者。仲景亦先溫其裏。病機雖云。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而暴腹脹大。乃是少陰陽虛。更兼陰盛。故其腹之脹大。不徐而暴也。陰故暴。陽卽不暴。故知厥陰亦從少陰之溫法也。不溫則不但無解期。且有死期矣。

附袁仲卿醫案

袁仲卿郎入水捉彭蟬爲戲。偶伴水中。家人救出。少頃大

熱。呻吟諸小兒醫。以鎮驚清熱。合成九散。與服二日。遂至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頸軟。頭項側倒。氣已垂絕。診其脈。止存蛛絲。過指全無。以湯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吞意。謂之曰。吾從來不懼外證之重。但脈已無根。不可救矣。一醫云。鼻如煙煤。肺氣已絕。縱有神丹。不可復活。余曰。此兒